

魏晉「神超形越」 的文化底蘊

江建俊 著



新文豐出版公司

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出版



典範集成・思想 2

魏晉「神超形越」的 文化底蘊

江建俊 著

新文豐出版公司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魏晉「神超形越」的文化底蘊／江建俊著．--初
版．--臺北市：新文豐，民 102. 11

面； 公分．--（典範集成·思想；2）
ISBN 978-957-17-2192-7（精裝）

1. 魏晉南北朝哲學 2. 玄學

123

102021795

典範集成·思想2

魏晉「神超形越」的文化底蘊

作 者 江 建 俊

發行人 高 本 釗

責任編輯 高 文 彥

出版者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總公司）臺北市萬華區雙園街96號

Tel: (02)2306-4629 Fax: (02)2302-3870

（業務部）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20號8樓

Tel: (02)2341-5293 Fax: (02)2356-8076

郵政劃撥 新文豐出版公司 01004426

電腦排版 帛格有限公司

印 刷 聯和印製廠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3（民102）年 11 月 初版

基 價 精裝13.6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0649號

ISBN 978-957-17-2192-7（精裝）

81000425（精）

<http://www.swfc.com.tw>

e-mail: swfc@swfc.com.tw

凡有缺頁或破損者，請寄回更換

謹以此書呈獻

先嚴江金童先生、先慈周玉釵女士

目次

引 言	1
-----------	---

壹、魏晉「知解」扶微

——由「知解」到「玄解」.....	13
一、前言	13
二、魏晉文化語境下的「知解」.....	14
三、魏晉「知解」的多面向	18
四、由「知解」到「玄解」.....	65
五、結語	73

貳、魏晉名士「裸袒褻慢」之風的多維解讀..... 75

一、前言	75
二、「反玄」之士所糾舉之裸風.....	76
三、裸風之思想文化背景探討.....	89
四、灰色地帶的暴露：二元價值系列中的兩棲性.....	100
五、現代視野下的中古裸袒	111
六、餘論：肆欲與刻意.....	126

參、頹然神解

——論魏晉的「情意交」.....	131
一、前言	131
二、「情」與「友」的關係	132

三、魏晉交友觀的多元面向及交結之幾微	136
四、「情意交」斟議	185
五、結語	200

肆、體「玄」蘊「美」

——析論傳神寫照、遷想妙得、晤對通神、澄懷觀道 等美學命題	203
一、前言	203
二、魏晉「玄義美學」的重要命題	206
三、迴環交錯於「玄冥」	263
四、結語	269

伍、魏晉「無君論」思潮之淵源及其內容與價值

一、前言	271
二、「無君論」之起源	272
三、魏晉「無君論」之先導	277
四、魏晉「無君論」之圓熟：鮑敬言「無君論」	293
五、「無君論」之論敵及其論點	302
六、「無君論」的時義與影響	305
七、結語	311

陸、逾「格」之「格」

——論魏晉諧謔現象之類型及指喻深度	313
一、前言	313
二、諧謔事例及其釋義	315

三、諧謔現象之意蘊新抉·····	378
四、結語：任情而越「位」逾「格」·····	393

柒、「隱」與「遊」

——《昭明文選》「招隱」與「遊覽」同卷抉微··	397
一、前言·····	397
二、《昭明文選》二十二卷選文析探：由謝靈運所 輻射的南朝山水詩壇·····	399
三、仙、隱、遊的聯結·····	426
四、結語·····	436

捌、論管輅在「正始學術」新變中之地位

——兼述其《易》論、方伎之預測鑑誠的應世智慧··	439
一、前言·····	439
二、管輅術數《易》論·····	441
三、管輅取《易》道為處篡代之際的應世之智·····	458
四、管輅清談以陰陽變化、五行符命「豎義」·····	463
五、管輅輔「奇方異術」以利宣德勸化·····	469
六、結語：以「鑑誠」為旨趣之玄智與玄德·····	485

玖、來自禮法之敵的「發其高致」

——由伏羲〈與阮籍書〉探討阮籍超拔之思成立的反 向動力·····	489
一、前言·····	489
二、禮法與任放之士的相詆相非·····	491

三、伏羲〈與阮籍書〉之反任放的語言策略·····	507
四、阮籍之「高致」：「天地一體」之形上思維 與「清虛寥廓」之審美情趣·····	519
五、結語·····	533
 拾、劉峻〈廣絕交論〉緣何而作辨正 ——兼述其與〈辨命論〉之呼應·····	537
一、前言·····	537
二、「廣」朱穆〈絕交論〉之引義·····	538
三、「五交」正義·····	546
四、〈廣絕交論〉諷到溉兄弟駁議·····	549
五、結語：由「絕世」到「委命」·····	562
 總結·····	567
 參考書目·····	575
 後記·····	595

引言

嘗論漢與魏晉學術之區別，言漢為儒學經學化、儒學神學化，使本為諸子之一的儒學，一變為聖賢不刊之論，配合獨尊儒術之詔，所有政策的制定皆本之儒經，儒學儼然成為經世之學；且設立五經博士，一時讀經、傳經、解經，乃成學術之主流。然學者務於章句訓詁，且受限家法師法，未能自由發揮新義。及至漢末以降，諸子復興，加上群雄競起，求才孔殷，桀驁跼弛之輩，乘時而起，因思想靈通，勇於突破傳統，蔚成一股清新簡易之新學風。此時莊、老道家自然無為之說，逐漸掩過滯重之禮教，士人掙脫「比德」之枷鎖，轉以「暢情寄意」為歸趨。而講「人副天數」的「天人感應」說，及穿鑿附會、荒誕不經之讖緯之學，也因經不起理性的質疑而被唾棄，漸變為形上本體之研尋。至於章句之繁瑣，使學者皓首不能窮一經，呈現無法因應現實之窘態，故博通眾經，已成潮流，「會通大義」以批判陳言，乃當時學術之特色。憑著夙慧天成，竟能標立宗旨，別創新解，是以百家紛陳，眾理蠡出。

由正始時期何晏、王弼等扇起的清談之風，揭舉「自以為極」的「勝理」，於公開談座上，往返折辯，更相覆疏，辭理交至，以暢其義，以自由議論之風，帶動由儒經轉向「三玄」的新思維，透過有無、本末、體用、一多、動靜之辨，溝通儒、道，孕育許多文化之新命題，在辨名析理中，強化邏輯分析能力，使「論」體成熟，形上思維獲得前所未

有的發展。且不停留於此，更能翻上一層，超越現實界的對立，由契悟有無之間，進而遊於泰志適情之境，以臻忘言忘知，妙契環中。

因學術重點之由經學漸向玄學挪移，使「經生文士」之規行矩步、抱持禮教，不能與時俱進之輩，顯得迂腐可厭。於是崇尚自然，慕通貴達的「名士」，便躍上時代的舞臺，以「風流」之姿顯其清逸之氣，於自在適性，鍾情賞美中，展現風華；且驚奇尚異，言語詼諧捷敏，行為任誕不拘，詩文則貴意在言外，頗多諷諭。當大一統的「群體」規範式微，士人遂應之以回歸自我、與變升降，以張揚個性為「通脫」。凡此，尤見於時空異變中，士人或超拔世塵、嚮慕隱逸，以「出世」為得計；或行止務求絕出流輩，卓爾獨立，各擅勝場，自成「領域」，極其生動，令人目不暇給。

故吾人檢視魏晉學術之新變，可由為學認知方法的改變見之。蓋魏晉學術文化思潮的重大議題為「經學玄學化」、「佛學玄學化」，及士人身分的蛻變。經學玄學化在溝通儒道，佛學玄學化在順利引進佛學，以成中國文化的一環，而士人身分則由恣談縱辯，遊於仕隱之間，盛行品藻、識鑒、賞美為能事見之。其在學術流變的過程中，常見詮解經典時注入新義，扭轉本經，證成己說；或自作子書，立言輿論，明標新理，此皆憑乎慧識及新的研究方法，故相應於認知領域，則有集解、達解、通解、隱解、慧解、略解、術解、義解、開解、實解、神解、不求甚解等目，故本書以〈由知解到玄解〉為首篇，綜覽魏晉之「知解」，梳理其由客觀現象之「辨名析理」，一轉為「會心神悟」、「雙遣有無」的

「玄解」之境界論，以此來圖解此期之學術、文化、士人習氣等新貌，則此篇實籠罩諸論題，可稱為「開宗明義」章。

進而展開此理路之落實於生活的各層面，如名士之「反正作奇」，以至離性失常，以不遜無禮者為「達」。檢視魏晉時期之史料文獻，時時出現「裸袒箕踞」、「土木形骸」之記載，尤其東晉之後，務實之士鑑於西晉之亡，在反省的聲浪中，對崇尚玄虛、不遵禮法之士，每口誅筆伐，揭舉其陋行，視此奇言怪行之歪風，為亡國之徵。然夷考魏晉易代以下，世衰道喪，士人為避禍遠害、保全身家，每以頹廢之行以「自晦」，如服食「寒食散」、縱酒荒恣，當藥、酒作用發散後，遂多誕行。又當時老莊自然思想流行，在回歸自我之訴求下惑溺於情，而喜賣弄情采、揮灑聲光，以顯一己之獨特；同時也嘲諷虛偽禮法，鄙夷權奸。況胡漢雜居，胡風流衍，及仙道符籙房中之術暢行，更助長歪風。而高門貴勢，壟斷政治經濟利益，生活侈靡，享樂宴佚，聲色犬馬，無所不用其極，在「適性逍遙」之思潮漸靡人心之際，普扇頹風。

今伸入玄意，從事功與浮華、禮教與自然、反社會或親社會、是非與美醜、群體與個人、高雅與庸俗、率真與偽飾、文與質幾個面向，論述其價值之兩棲性。又從現代美學之論「荒誕」、論「醜」、論「異」及「身體觀」，以暢敘此令人耳目一新的驚俗駭世之舉。然也以其「異」，不落機括，而具有身體展演的語義密度，使此種忽「防」遺「制」之行，不只停留於「方外」的乘虛蹈空，而有更積極、更嚴肅的訴求，以其正有以反制不合理、虛偽，逼人省思時代異

化對人性的扭曲。然此「刻意」的肆欲之行，實難逃生命落荒之譏，祇可稱之為「荒樂」，但也有還原人之自然「本質」的曲致。

魏晉名士具玄心、深情，喜交遊，其有性情相投，則相對欣然，千里命駕，著「忘言之契」。交友的活動有相攜遊浪山水，有彌日累夜之清談、飲酒，或詩文之酬答，或政途上之互相聲援，門第中的相濡以沫；或語言之調嘲，或嘯詠相和，或祓禊之附庸風雅，凡有會意，則結金蘭之交。而一旦志乖意索，則割席分座，公然絕交。從漢末以來，「論交」成了當時嚴肅的議題，一時如浮華交、正交、譴交、廣交、齊交、神交、勢交、財交、賄交、素交、雅交、俗交、拒交、絕交、方外交、狎交、至交、嚴交、解交、擇交、談交、窮交、量交、名流交、僧道交、鄉里交、布衣交、暱交、金石交等有關交友的名目紛紛出現，甚見其重視友倫。

時阮武即指交游者：「儔黨結於家，威權傾其國。或以利厚而比，或以名高相求。同則譽廣，異則毀深。朝有兩端之議，家有不協之論。至令父子不同好，兄弟異交友。破和穆之道，長爭訟之源。」此責事交遊、馳名聲，專以鳩合為務者之華而不實，以其沽名釣譽、黨同伐異，造成混淆真偽、欺蒙虛實的結果。王昶〈家誡〉亦指其「背本逐末，以陷浮華，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偽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凡此皆因惑於當時之譽，昧於目前之利者，故高門貴族為維持門第，尤謹慎於交友。然當時士人面臨易代生死亂危之衝擊，面對茫茫前程，每生千古窮愁的孤獨感，此時渴求知音格外迫切。良以郢質難求，高契難期，故交遊前之

識鑒審擇格外重要，否則始合終乖而「絕交」，實天地之憾事。魏晉士人每以情意論交，又可稱為「方外交」，此殆如《莊子·大宗師》所言之「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者，吾人稱之為「神交意契」，以其正反映「忘言遺寄」之時代精神。

而南朝劉峻〈廣絕交論〉，標榜「素交」，撻伐「利交」，利交乃如商賈之揆利，凡有利則熱絡，無利則棄之，劉峻感於任昉生前多提携才俊，然死後兒子孤窮無援，痛世態炎涼，乃論利交所生之釁，以為世之論交者誠。〈劉峻傳〉言峻乃漢王室之後，篤志好學，博覽群書，文藻秀出，然以率性，不隨眾浮沉，又以耿介不逢迎，故一生蕭索，遂多嫉世之語，從其作〈辨命論〉可探其胸有孤憤。而〈廣絕交論〉則嘲諷勢利之徒有悖於儒家之「道義交」與道家「情意交」，因以絕交當世。劉峻作《世說注》廣引群籍，糾補《世說》之謬缺，並訓疏及考異，誠《世說》之功臣，甚見其才學功底；然仕宦不遇，故所作之文，多悲憤交集，故吾人推〈廣絕交論〉既以諷世，亦以自悼。而因劉孝綽〈與諸弟書〉中有到洽、到溉兄弟未能存恤任昉子之言，遂使李善注直指〈廣絕交論〉乃指斥到氏者。經仔細追蹤，始知劉峻以未得賞拔而淪落，遂假任昉之事，迂迴地諷刺梁武嫉才。配合〈運命論〉之夷神委命，及〈山棲志〉之疏離宦志，此由憤世嫉俗到遺世獨立，實乃古代碩學者超克坎坷命遇之良方。

由於貴族門第重門風家教，文化素養高，且有餘力從事文藝活動，如恣意於清談玄言、陶冶於書畫琴棋；又寄情山

水，遊覽名勝，觀采人物風姿，熱衷詩文酬唱，藻飾文華；沾溉玄風，心尚清遠，涵養玄思，遂得在「應目會心」之際，含孕審美之情懷，且條理出許多藝術思維。如顧愷之從人物畫中體悟「遷想妙得」、「傳神寫照」、「晤對通神」等「傳神」美學，特能映現出畫中人物的豐富生命力，喚醒人的靈思妙想。為了暢神，透過藝術加工或背影烘托法，以增加審美意蘊。在創作心靈的通感方面，宗炳有所謂「澄懷味象」、「澄懷觀道」、「質有趣靈」、「含道映物」等命題，當心靈之淨化、朗徹，乃能智照、玄覽，以其契道而無時空之障隔。且情景交融、物我為一時，應會感神，神超理得；移情凝想，靈思直向無垠之境奔逸，而心舒神釋，獲無盡之美。此與顧愷之「晤對通神」之藉眼睛所凝矚之物，回映主體之心術、雅俗；及「遷想妙得」之隱顯互見、虛實相生，借靈思創造，心遊目想，活潑機趣，深化意境，以達氣韻生動者，皆可會通交輝。凡此審美之思維，亦與「寄言出意」之旨貼合。

而特別能反映時代思潮的敏感議題為「無君論」，「無君論」於魏晉可牽連於「有／無」之辯、「自然／名教」之爭、「暢玄／反玄」之互訾、「體制／反體制」之對諍，也是「任達士／禮法士」的相詆。蓋亂離之世，生民多艱，除興「無君」思想，還表現為鄙視禮法的誕行。凡不守禮制、嚮往自由者，大都有無君的傾向；相對的，反玄務實之士則主有君。「無君」論之論基，大多取自莊子，經阮籍、嵇康之重新喚起，到鮑敬言達於圓熟。今還原其理論，首先摧毀「君權神授」，揭露君主統治乃出於強欺弱、眾暴寡而來；

進而強調人類天生平等，無上下尊卑之別；又歷舉暴政之邪惡，乃敲剝人民骨髓，陷人民於水深火熱的罪魁；轉而撻伐禮法文俗之士之為虎作倀，造論以合理化專制統治，此實名教之罪人；有志之士，因不願與豺狼同路，遂疏離政治，歸隱山林，甚至出家，不接受統治；又歌頌上古無君時代之美好，嚮往群生得意、怡然自樂之景象。「無君」的時代已不可復回，其所以重提之，正見思想之解放，遁離現實體制，可視為超世拔俗的高蹈思想，它既是論辯的議題，也啟人省思，合「以無全有」之玄旨。

魏晉以「有無」、「形神」、「才性」、「聲情」、「逍遙」、「情禮」、「言意之辨」、「自然名教」、「空有」、「公私」等為「辨名析理」的主題，從王弼「忘言得意」之論，嵇康標「出位」之思，向秀、郭象「隱解」莊子，採「寄」言「出」意之方法，及般若學之講「本末等爾」、「有無均淨」，到顧愷之顯「寫照傳神」之概念，頓使一代學術思想，充滿蓬勃之氣象，新義時出，突出傳統思維。在「暢玄」的時代氛圍中，士人之言、行或文章，多因越「位」逾「格」而得以馳騁靈思，獨闢蹊徑。其發言則妙語解頤，話中有話；於行則存「禮豈為吾輩而設」，恣肆一己之真性流露，縱意所如，不在乎他人眼光，甚至因不屑禮教而故作怪態，以達嘲弄之目的；也因浸洳莊、老，生命感十分豐富，遂高標自我，敏於觀照世變，善於取譬以批判現實。其內心有不平處，乃出以不經之文，或直斥、或隱諷，或故作慢戲以託意氣，自我解嘲。文雖鄙俗，卻十分辛辣，此所謂「意翻空而易奇」者。今檢視史傳所載，追蹤當時為

人所津津樂道之奇言、奇行、奇文，在抵掌稱妙之際，當深入體會其詼諧與嘲詆之性質，此具備《世說》之「排調」與「輕詆」之況味者，頗有殊勝處。而結合政治、社會、士風民情、思潮、信仰、修辭美學等以解讀之，庶幾展現魏晉文化特殊現象之一環，蓋「諧謔」現象正可視為一種「恣情越禮」之行，在顯智露才、唐突叛逆之餘，也襯托士人之矜奇好勝，勇於突破謹重拘束之形象，而以自由通脫為尚，充滿機趣。

從《昭明文選》選文之標目，可以確立文類屬性、釐清文學流變，並掌握重要的作家及作品，且從其卷帙次序間也可偵知一些訊息。《昭明文選》二十二卷，除收「招隱」、「反招隱」之詩作外，還與「遊覽詩」合卷，實已點出「隱」與「遊」之關係密切，二體的共同點乃皆有敘景，但取象卻有虛實之別，內涵也各有所重。而同是山水，又有「遊覽」與「行旅」之分，謝靈運寫景之作，即分布在「遊覽」與「行旅」二類中，以其工於綺麗山川的點染，故允推為山水詩之巨擘。而二十一卷末為「遊仙」詩，更使仙、隱、遊連結。

緣東晉偏安江南，老莊思想深入人心，加上佛教與仙道之傳播、衍盛，蔚成回歸自然、逍遙山水之風潮，一時神遊仙鄉、棲隱林澤、登臨岩壑之風瀾漫。按西漢淮南小山有〈招隱士〉，鋪寫深山野居之險惡，故召喚隱者出山；反觀魏晉之「招隱詩」，卻極寫林岫之美，以招人歸隱。而王康琚作〈反招隱詩〉，乃視僻地野居之小隱未得自然之和，為激矯之行，故勸人各循其性分，入世隨俗，以「朝」為「大

隱」之所，這一翻轉，乃呼應著慕道尚雅的時代背景。因當時貴勢假「無心順有」、「跡冥圓融」之「朝隱」說，得借優裕之生活條件，恣情流觀江南風物之美，真正達到人與自然景物相翕闢。在尋幽探勝中，發現許多奇秀之景點，文士更刻意模山範水，經營藻采，凡此都促成山水、遊覽詩之成熟。況世家大族多信天師道，也助長深入岩崖幽谷，以採藥煉丹，或行呼噏吐納；而佛門高僧，選連峯清流之佳勝處，立精舍、築寺院，都帶動仙、隱、遊融為一體之面貌。即「遊覽詩」中含有隱意及飄飄欲仙之氣；而「隱逸詩」中也巧構佳景、志概凌雲。「遊仙詩」之仙界描寫實即人間之美勝處，僧、仙與隱同為逃世高蹈者，僧、仙、隱及高門貴族之沉迷於風景，發現山水之靈秀，更樂遊其中，以快其志，使仙、隱、遊相融相入。透過《文選》之選詩以證成三者之關聯，因「憂」而企於「仙」，仙不可得而淪於「隱」，由「隱」而「遊」，而遊後陶醉、眷戀於美景，且感悟生命之消息，遂益深「隱」意，或浮現乘化飛昇之想。透過駐足取景之角度及作者心境的移轉，也可檢別其同中之異、異中之同。而仙、隱、遊皆是「塵外高蹈」之思的落實。

曹魏齊王芳「正始」年間，曹爽專權，重用浮華之士，對內借推動新政及對外發動伐蜀之戰爭，欲以樹立聲威，陰奪司馬懿之權，頓使政治氣氛變得詭譎。士人處政爭漩渦中，不得不各擇其主，或曹或司馬，與世浮沉。而學術方面亦呈現新變，世所豔稱的「正始之音」，正是指何晏、王弼、夏侯玄等名士所主持的大型談座，自由議論，辨正然否，在主客豎義攻防中，摩擦出智慧的火花，一時名理名論